

北東園筆錄

第五冊

進步書局校印

清 梁恭辰著



序

余前輯勸戒三錄付梓畢同人即懇惠為四錄以尚有續示之事三錄所未收也而
余自丙午春由浦城至杭州至蘇州五月復至揚州度歲後入春即入都引覲五
月到浙需次僕僕道途嗣又奉公無暇晷是冬即奉檄權溫州府事戊申春補考秦
順歲試旋又提調試事夏又因公進省秋中復行科試事通計前後三載皆無暇料
檢筆墨而四錄迄不得成茲歲晚少閒回憶三年中所歷萬里程途所得同人議論
已盈篋笥因復稍加釐定而編次之遂成四錄客曰是錄記事無多成書尚易何遲
至三年乃出其殆有倦心乎余曰不敢也若吾子有新聞相貺則又將成五錄以相
質蓋可勸戒之事日出而無已則余之為此錄方日起而有功余方與客共勉之而
已又何倦焉是為序

道光戊申長至福州梁恭辰識於溫州郡署之樹德堂

北東園筆錄四編目錄

第一卷

五房六宰相

吳門蔣氏

長洲彭氏

太倉李氏

吳縣嚴氏

秦封翁

費封翁

李書年官保

陶雲汀宮保

秦晉園學士

孟封翁

顏軍門

陳默齋總戎

許氏積德

第二卷

李方伯

福觀察孫刺史

錢孝廉

某明經

百文敏公

節婦請旌

又

雷擊負心

幹員果報

雷州太守

放缺口

雷擊產婦

王文虎

虔奉大士

淫報

廣東火劫

歐某

周廉訪達六事

第三卷

李鳳岡太守

孽龍行雨

顧宦

沈曲園

黃君美

左富翁

陳生

潘生

丁生

義犬

前生城隍

王將軍馬

變牛還債

戲言冥報

游戲示警

盜妹

蔣榮祿華表

逆婦變豬

逆婦變驢

逆子被燒

天賜孝子米

山陰秀才

生變豬

改惡

見財不苟

齊觀察

第四卷

江右黃氏

江右李氏

徽州程氏

六安張氏

四明張氏

金陵曹氏

湖北韓氏

安慶趙氏

江西滕氏

常州胡氏

貴陽施氏

南昌羅氏

廣東尹氏

山東傅氏

雷李至交

孫文至交

王茂才

陳茂先

上洋童子

西廂記

紅樓夢

淫書版

婦人惜字

貞女感神

汪李氏

雙冠詰

南海貞女

中州某氏

鄒顧氏

忠僕報冤

不孝而吝

秀水盛生

商城周氏

桃花好苦

損人無益

牛求救

第五卷

折福

舵工許某

鄧孝廉

方太守

錢文敏公

雅中丞

汪店

蔡禮齋

雌商女

隆慶

徐北山

夏源泰

膈翁

石曾瞻

長樂兩生

酷淫之報

悞姦之報

僧允中

換棉花

東平王馬夫

討債鬼

寫婚書

劉天佑

倪瞎子

揚州趙女

武林胡女

虎口巧報

大娘娘

戒賭氣

馬禹乎

第六卷

高郵蘇某

霍節婦

賈某

擺攤盤

嵩明州牧

章邱孝子

浦城癡翁

雷殛不孝

臺灣唐某

馬瘍科

禎師顯報

銀作祟

逆子

湖北夏某

地師

湖南熊某

破人婚姻

錢梅溪述孽報六事

常熟某甲

不養貓

狐報恩

狐報仇

又

蛇報

食鼴食鼴

放生詩

驢償債

獮索命

鱸索命

鱸香館

金陵不孝婦

吳採花

許司馬

金陵周氏

采生案略

北東園筆錄三編卷五

清 福州梁恭辰撰

文闈犯鬼

文闈中報德報冤之事前錄已屢載之余以道光丁酉登鄉薦本科場中酷熱異常憶當時三場中所間士子犯病及犯鬼者不一而足未暇詳詢原委近閱修福新編中所載兩條正是科事因補錄之云道光丁酉福建鄉閩訓導某進場次日題紙甫下即發狂疾吁曰十年前鴉片案發矣語刺刺不休亦不可辨旋引小刀自刺其頸同號驚救見其神色俱變兇不可近血涌不止須臾氣絕矣僉謂彼非假公毒害即襲取非義之財陷人性命可知不然胡必於官府共聞耳目衆著之地報之如此其烈乎又云是科周生某首場甫交卷纔轉身忽旋風撲面遂睛眊不知所為平地跌倒額破血流衆方扶救氣已絕矣按此兩事皆隱其名而一詳其官一紀其姓其非子虛烏有可知也又按修福新編係近年吾閩泉州人所輯不著姓名敘例中但自稱補過堂而已所錄皆載本朝可勸可懲之事中有余所已錄者其乾隆四十年以前事亦與余書體例不符茲就近來數十年節取二十餘條皆吾閩新事信而有

徵者分別存之

陳天簡

海澄陳天簡慷慨好施。為人傭賃藥材生理其主家亦陳姓富甲一邑乾隆間紳士謀新文廟諸同事以陳某巨富囑天簡向某勸為捐首天簡詢以公酌數應若干眾以千金答天簡即請冊署某名白諸某某惡其為人詭愚且自專決不坐賬天簡不與較論慨然改署已名。有聲物產如數交清遂以第一名勒石。是年科試其子入泮明年登賢書羣以為敬聖人之報如此其速然自是家日窘諸富室素耳其為人嗚金四十有奇使為北上復客有汀郡故太守子某扶襯回江蘇沿途或前或後或同止宿由是與天簡相得甚歡。某中途忽止其駕天簡問故某以橐金盡告天簡聞言即以黃白湊合四百金付用及抵家邀天簡道謝并還璧始知某為巨富家適京師有庫參三箱發賣民間天簡金本短有憂色某偵知之悉為納財結清天簡束裝至京時參價昂甚市之除繳還江蘇某項及諸主家外尚獲利十倍遂暴富現家漳郡城子孫蕃盛同入郡庠食餼者多至百餘人夫敬聖人本萬古同然之理乃一念之真誠食報若此可以勸矣。

楊啟元

楊啟元原籍同安人臺灣嘉義學課讀治生初一寒士耳嘉慶庚午適重修文廟元自詣公所請以是年館金百員悉數捐題人皆以戲言視之蓋稔知生本寒素家不應為是意外之事且疑其誑也元以本心告曰善願由人曷可拘拘貧富間衆咸義之是科秋闈報捷今年六旬餘其子經復受知於學使者游邑庠家計亦漸裕矣又道光庚寅彰化重修文廟梁濟時以重背倡首修葺完竣是年即劉次白觀察主科試時與其選先是彰邑揭正場榜時文以額滿見遺明日復試時方喟然不言而戚友勸慰者貿貿然來也日已酉倏飛報至一座錯愕問之乃知時升補革號皆為轉喜驚賀明年辛卯時中式第五十二名夫至聖咸知尊敬然至揮金倡義則每觀望不前此闇參不破到底非福人又何善之能為耶。

踐墳慘報

漳州之鷲山書院即前明黃石齋先生講學地也院門前有六堆廢墳史牒當衢乾隆間掌教黃某子名行賦性桀骜年幾弱冠矣出入間以廢墳礙行走嘗以靴尖踢諸墳上久之踐如平地白骨暴露一日適友人見之急以善言勸阻行稍知悔無何

歸家娶妻竟不復記憶明年產一男週歲餘其妻又胎孕生男如是連舉六子衍善
若狂及漸次長成日習賭蕩始猶盜取小物賠償戲債繼則搶奪強分無所顧忌行
反懼其兇終不敢一言叱責家資破耗殆盡子由是多病亡其存者亦莫知所之矣
戚友勸行螟蛉一子行泣言從前毀墳風孽過符六子之數宜受此報養子恐亦無
成未幾夫婦相繼歿矣夫無主之墳有力者崇而封之無力者就而掩之乃於恤同
類之道惡可以枯骨無知視若草芥耶卒之我能使鬼一允而再死鬼亦能使人有
嗣而絕嗣嗚呼報亦慘矣

犯淫

乾隆末廈門某生籍龍溪者有夙慧品格亦瀟灑不羣同輩咸器重之年十五赴郡
應試居停主人柴姓適有僕婦在門前買柴友人戲出對云柴媽買柴大担小担皆
門地某應聲曰箋片破箋長拖短拖皆漳州地名蓋座中適有憤作中媒者人皆戲呼之
為箋片因借對嘲之一堂皆為之拍案叫絕是歲即遊庠旋食餉秋閒亦屢膺首薦
三十許歲時忽語人曰余曾淫三室女兩寡婦天譴將至且生平蚊蠅從不着體今
麾之不去知不能久留矣未幾尋卒因此知風流名士四字之誤人不淺也

不敬天怒

乾隆甲戌臺灣大風瓦屋皆鳴有童兒罵風伯不仁者忽被狂風吹仆神色大變而口眼已歪斜矣叩天謝罪遲久而始如故竊思孽宇飛流日月薄食迅雷烈風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古來天子尚須修德修刑以體天意即聖人亦有必變之文豈微末民人顧可肆其憤罵乎此事人多易忽因謹錄之

楊蔡二封君

南安塘上楊封君值歲饑發粟三千石賑濟子崇澤邑諸生病足幾廢一日封君禱於神乩示一方用芋頭數顆剖開焙熟推擦兩腿上如是三日步履漸復如初是年捷鄉闈登進士第授陝西知府孫芳乾隆庚寅舉人芳之孫紹祖道光辛巳舉人同時晉江安海蔡飛鳳之父家不甚豐生平敬師好儒間楊封君事亦慨然以三十石穀助給貧乏時斗米千錢也飛鳳先不能文自是文思大進旋入泮榜姓王子萬青孫日起皆為名諸生

張封君

安溪通塘鄉張某翁家素封樂善好施乾隆乙卯年大饑貧家鬻子女以易食甚有

絕粒死者某愴然轉懷思一急就計周濟之附近鄉里歡呼共指為續命之田也初
諸家禾稼尚介青黃生熟之間惟某一派腴田獨成熟至是分粟諭知約於明日齊
赴田間刈穫每人攤分粟十餘斤自行取去鄉人賴此數日糧遂得果腹不死是年
其孫際青遂登鄉解

劉巡司

嘉慶初年廈門石濤司劉天祐號蒼朱爲人仁恕不吝貲財與人談輒以善事相勸
勉又精於醫學附近貧民無力療病懇門上傳票即徒步往視不少緩過有危證須
用參而貧不能備者每以參合藥與之不取直也在任六載如是不倦臨歿前一夕
夢一吏賁文書來啟視之則天帝嘉其居官好善命作某處土地醒時遂治後事遺
諭妻兒畢沐浴更衣而逝數年後有廈民某至石碼會值薄暮見一馬喧闐簇擁一
官長注目睇之即巡司劉公也某駛劉公已死趨問從人答曰將到此間赴任矣明
日某偶出散步見一廟宇新粧伽藍尊神詢之廟祝言昨宵酉刻始塑此像乃知公
又升遷此地矣

不孝罪不在大

嘉慶某年泉州鄉間土人某少失恃父素嚴督不貸今就蒙館近地以獲教學之益娶室後某偶回家父輒促就館某以父命不敢違然心竊竊疑之一夜潛歸漏三下矣值其父忽患嘔痧病披短衣起急扣婦房門思索湯藥某錯愕微窺之見其婦披蓑衣啟視父手指口畫無所言某怒以煙筒向父頭上作挂擊勢蓋以翁戲婦也及父病旋止自忖涉姦李嫌不敢言某覺其誤亦不敢言無有知者有錦宅黃生某同研友也一日暴卒其魂已到陰府適閻王升殿傳進跪伏俄聞一吏呈冊云此生未有惡迹數亦未盡王命遣歸方轉身走見某正受炮烙刑黃生訝其死問故某泣言夜間擊父罪故先被拘魂譴責不久當入鬼錄矣黃生驚寤急造其館縷述奇夢某惶恐失措隨以誤告且言由此兩手無故自痛狀踰月竟卒嗟夫父天也獲罪於天豈有生理一過誤間而冥中伺察立至可見為子者罪不在大宜加警省也

淫報

泉州一士人陳姓少年力學頗有文名但生性好淫善諧值州友聚談率以所汚婦女穢事藉為博笑之端赴郡租寓見主人有少艾或中年有姿色者往往不吝貲財貨居其家務遂其欲乃快心焉郡邑試常列前茅及院試日四體若為重物所壓昏

暗不知所為或落題字或墨汚卷或潦草不成文理以是坐黜憂忿成疾嘉慶庚辰上郡應試甫十日竟為疫症傳染而死復蘇語諸友曰余素有淫行以致鬱鬱因鹽車今復作他鄉之鬼天道報應如是不爽言訖嗚咽而逝時二十七歲也經四晝夜臭不可聞家人至始為治具焉

汙辱佛門

廈門庠生楊城精學士也嘉慶年間應試秋闈首場初九夜方枕坐構思忽燭影搖紅幾於撲滅者再一綽約女僧揭廉入攀城肩俯闌曰謨矣即抽身去城駭甚俄聞鄰號有笑語聲有啜泣聲有乞哀聲既而聞寂若無人城語衆共趨視之則某僵卧死矣度某有淫行必始亂之終棄之以致飲恨九泉慘報若此楊生則謂污穢佛家弟子世多忽之豈知為禍尤烈實不可不深思而炯戒也蓋淫室婢早有天遣明條狎昵名娼不免風流罪過況玷釋教破禪規頓使清淨法門變作煙花境界孽由自造悔其奚追自愛名流萬勿謂阿堵通神何事不可作也

靈震賣豚人

嘉慶年間永春州有賣小豚者至一孤村有婦人以二金買兩豚已付金忽聞兒啼